

2011
BY JIANG NAN

龙族II 悼亡者之瞳

江南 著

DRAGON

我重临世界之日，诸逆臣皆当死去！



Dragon Raja

DRAGON • MOURNER'S PUPILS

BY JIANG NAN 2011

THE DAY WHEN I AM BACK, ALL THE TRAITORS SHOULD BE DESTROYED

长江出版社
知音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龙族Ⅱ 悼亡者之瞳 / 江南 著.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11.4 (漫客·小说绘)

ISBN 978-7-5492-0430-4

I. ①龙…Ⅱ. ①江…Ⅲ.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J2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7738 号

本书由江南委托湖北知音传媒集团知音动漫有限公司正式授权长江出版社, 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 并取得其他衍生授权。未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龙族Ⅱ 悼亡者之瞳 / 江南 著

- 出 版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 出 品 湖北知音传媒集团知音动漫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路 169 号)
- 发 行 湖北知音书局有限公司
- 主 编 李 靖
- 作品企划 知音动漫图书·新阅坊
- 出 版 人 别道玉
- 责任编辑 赵 冕 张艳艳
- 特约编辑 杨 严 熊 嵩
- 装帧设计 李 婕
-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00mm × 1000mm 1 / 16
- 印 张 30
- 字 数 410 千字
- 书 号 ISBN 978-7-5492-0430-4
-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6889066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公司调换, 电话 027-68890729)

知音动漫图书·新阅坊 《小说绘》书系

龙族Ⅱ 江南 ☆ 著
悼亡者之瞳

DRAGON

By Jiang Nan . 2011

Conceived, Created, and Designed by zhiyin Comic

When you were young,
there is always a helpless guy called Lu Mingfei in your heart;
When you grew up,
there is always a lonely guy called Chu Zihang in your heart.

知音动漫图书·新阅坊荣誉出品
《漫客·小说绘》书系

每个人年少的时候，

心中都曾有一个孤独的路明非，或者是楚子航。

谨以此书来缅怀我们曾有过的孤独。

——江南



7	◎	序	幕	雨落狂流之暗	A Dark Rainy Night
31	◎	第一幕	生日蛋糕就是青春的墓碑	Birthday Cake is the Grave of Youth	
49	◎	第二幕	同学少年都不贱	Every Junior Has A Good Time	
73	◎	第三幕	悬赏	Reward	
95	◎	第四幕	炎魔刀舞	Sword Devil with Flaming Rage	
127	◎	第五幕	蒲公英	Dandelion	
155	◎	第六幕	防火防盗防师兄	Beware of Your Senior	
169	◎	第七幕	群龙的盛宴	Dragons' Feast	
193	◎	第八幕	康河上的叹息	Sigh on the River Cam	
213	◎	第九幕	中庭坠落	Roller Coaster Falling Down	

229	◎ 第十幕	守夜人	Night Watch
253	◎ 第十一幕	婚约	Engagement
273	◎ 第十二幕	龙骨十字	The Cross-shaped Bones
299	◎ 第十三幕	血统契约	Blood Contract
319	◎ 第十四幕	罪与罚	Crime & Punishment
339	◎ 第十五幕	幕后的人	The Inside Man
357	◎ 第十六幕	It's a Beautiful Day	
373	◎ 第十七幕	悲剧舞台	Tragedy stage
389	◎ 第十八幕	迷宫	Maze
415	◎ 第十九幕	耶梦加得	Jormungandr
445	◎ 第二十幕	凡王之血必以剑终	Deadly Sword for Every Dragon King
471	◎ 尾声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个死小孩	Lonely Kid Hides In Heart

II



DRAGON RAJA
龙族·悼亡者之瞳

序 幕

| 雨落狂流之暗 |

A Dark Rainy Night

可楚子航不想忘记，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还记着那个男人了。如果他也忘了，那个男人会像根本不曾存在过。

那个男人说过，如果有一天他死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件东西能证明他的存在，就是流着他一半血的楚子航。

楚子航站在窗前发呆。

雨噼里啪啦打在窗上，操场上白茫茫一片。

下午还是晴天朗日，可随着下课铃响，眼看着铅色的云层从东南方推过来，天空在几分钟里黑了下去。跟着一声暴雷，成千上万吨水向着大地坠落，像是天空里的水库开了闸门。

足球场上车辙交错，草皮被翻得支离破碎。原本私家车不准进校园，但是这么险恶的天气，家长都担心自己孩子被淋着，几个人强行把铁门推开，所有的车一窝蜂地拥进来。半小时之前，操场上热闹得像是赶集，车停得横七竖八，应急灯闪着缭乱的光，每个人都死摁喇叭，大声喊自己孩子的名字。瓢泼大雨中，学生们找不到自家的车，没头苍蝇一样乱转。

现在所有人都被接走了，教学楼里和操场上都空荡荡的，“仕兰中学”的天蓝色校旗在暴风雨里急颤。

像是曲终人散。

教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灯光惨白，而外面黑得像是深夜。这种天就该早点回家。他掏出手机拨号，把免提打开，放在桌上，默默地看着它。

电话“嘟、嘟”地响了几声后接通了，“子航你那里也下雨了吧？哎呀妈妈在久

光商厦和姐妹们一起买东西呢，这边雨可大了，车都打不着，我们喝杯咖啡，等雨小点儿再走，你自己打个车赶快回家，或者打个电话叫你爸爸派车来接你。子航乖，妈妈啾一个。”话筒里果然传来清脆的“啾”声，而后电话挂断了。

楚子航收起手机，从头到尾他一个字都没说。他也没准备要说什么，他拨这个电话只是告诉妈妈自己没事，让她别担心，该玩接着玩。

所谓大人，有时候很愚蠢。孩子伸出手想去安慰她一下的时候，她还以为你在要吃的。

外面没车可打的，这么大的雨，出租司机也不想做生意，都早早开车回家了。久光商厦那边没有车，学校这边也一样，可妈妈想不到。姥姥说妈妈是个“毛头闺女”，没心肝的。楚子航也不想给“爸爸”打电话。“爸爸”是个很忙的人，不会记着下雨天派车来接继子这种琐事。但只要打电话提醒，“爸爸”一定会派司机来。“爸爸”是个优质、负责、有教养的好男人，很爱舞蹈演员出身的漂亮妈妈，爱屋及乌地也对他好，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子航啊，有什么需要就说出来，我是你爸爸，会对你尽义务的。”

有个有钱的“爸爸”要对他尽义务，听起来很不赖。

可楚子航觉得自己不需要。

教室门敞着，寒风夹着雨丝灌入，凉得刺骨。楚子航裹紧罩衫，把手抄在口袋里，接着发呆。

“楚子航？一起走吧，雨不会停的，天气预报说是台风，气象局发预警了！”女生探头进来说。她有一头清冽的长发，发梢坠着一枚银质的Hello Kitty发卡，娇俏的小脸微微有点泛红，低垂眼帘不敢直视他。

“你不认识我？我叫柳淼淼……”女生没有得到回答，声音越来越小，蚊子嗡嗡似的。

其实楚子航认识柳淼淼。柳淼淼比他小一级，在仕兰中学很出名，初二就过了钢琴十级，每年联欢晚会上都有她的独奏，楚子航班上很有几个男生暗地里为柳淼淼较劲，楚子航想不知道她也没办法。

“我今天做值日，一会儿走。”楚子航点头致意。

“哦……那我先走啦。”柳淼淼细声细气地说，把头缩了回去。

隔着窗，楚子航看见柳淼淼家的司机打开一张巨大的黑伞罩在柳淼淼头顶，柳淼淼脱下脚上的绑带凉鞋，司机蹲下身帮她换上雨靴。柳淼淼躲在伞下，小心翼翼地走向雨幕中亮着“天使眼”大灯的黑色宝马。

“喂喂！柳淼淼柳淼淼！你捎我吧！”一个低年级的小子在屋檐下冲柳淼淼大喊。

“路明非你自己走吧！我家跟你又不在一个方向！”柳淼淼头也不回。

其实楚子航的家跟柳淼淼的家也不在一个方向，楚子航家在城东的“孔雀邸”，柳淼淼家在城西的“加州阳光”，南辕北辙，但是柳淼淼居然要送他一程。

低年级小子蹲在屋檐下，看着宝马车无声地滑入雨幕中，尾灯一闪，引擎高亢地轰鸣，走了。他站起来，脖子歪着，脑袋耷拉着，沿着屋檐慢慢走远。楚子航看着他的背影，忽然想也许自己能捎他一程。可那小子一缩头，拿外衣裹住脑袋，丧家之犬似的蹿进雨幕里。跑得还真快，在楚子航未来得及喊他之前，他已经啪嗒啪嗒地跑远了。

一道枝形闪电在云层里闪灭，耳边轰然爆震。雨更大了，柳淼淼说得对，这不是一般的雨，是台风。楚子航忽然很想有个人来接他，否则他也只能和那低年级的小子一样啪嗒啪嗒地跑在冷雨里。他摸出手机，输入短信，“雨下得很大，能来接我一下么？”默念了一遍，确定语气无误，发出。

接下来的几十秒里他一直在数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咚……咚咚……

“好呢好呢没问题！在学校等着，我一会儿就到！”短信回复，那个人的语气总是这么快活。

楚子航把来往的短信都删掉，给“爸爸”看到不好。他拎起脚下的水桶，把整桶水泼在黑板上。水哗哗地往下流，他抄起板擦用力地擦起来。

擦到第三遍时，外面传来低沉的喇叭声。楚子航扭头，窗外雨幕里，氙灯拉出两道雪亮的光束，照得人睁不开眼。

那是辆纯黑色的轿车，车头上三角形的框里，两个“M”重叠为山形。一辆Maybach 62。

“Maybach”，中文译名“迈巴赫”，奔驰车厂的顶级车，比“爸爸”的奔驰S500还要贵出几倍的样子。楚子航对车不太热衷，这些都是车里的那个男人对他吹嘘的。

雨刷像是台发了疯的节拍器那样左右摆动，刮开挡风玻璃上的一层层雨水。车里的中年男人冲楚子航招手，笑得满脸开花。楚子航不明白他怎么老是笑得那么开心，好像一点烦心事都没有似的。楚子航背上“爸爸”从伦敦给他买的Hermes包，锁了教室门，检查无误，走到屋檐边，对着外面的瓢泼大雨犹豫了一瞬间。车里的男人赶紧推开车门，张开一张巨大的黑伞迎了上来，就像柳淼淼家的司机那样殷勤。楚子航看都不看他一眼，推开伞，冒雨走到车边，自己打开后车门钻了进去。

男人的马屁没有得到回应，愣了一下，扭头也钻回车里，坐在驾驶座上，把伞收好递给后座的楚子航，“插车门上，那里有个洞专门插雨伞。”

“知道，你说过的。”楚子航随手把伞插好，扭头看着窗外，“走吧。”

“衣服湿了吧？我给你把后排座椅加热打开？谁用谁知道，舒服得要死！”男人又开始吹嘘他的车。

“用不着，回家换衣服。”

“哦哦。”男人清了清嗓子，对中控台说，“启动！”

屏幕亮起，仪表盘上闪过冷厉的蓝光，凶猛如野兽的 5.5 升 V12 涡轮增压引擎开始自检，车里感觉不到丝毫震动，发动机沉雄的低吼也被隔绝在外。

“九百万的车，不用钥匙，这世界上只有三个人的声音能启动，一个是我，一个是老板，还有一个你猜是谁？”男人得意洋洋。

“不关心。”楚子航面无表情。

男人的热脸又贴了冷屁股，倒也不沮丧，麻利地换挡加油。迈巴赫轰然提速，在操场上甩出巨大的弧线，利刃般劈开雨幕，直驶出仕兰中学的大门。门卫在岗亭里挺胸腆肚站得笔直，表示出对这辆超豪华车和它象征的财富的尊敬。

楚子航不明白这些到底有什么可尊敬的，在这样的雨天里，你所要的不过是一辆车来接你的车和一个记得来接你的人，迈巴赫、奔驰 S500 或者 QQ 都不重要。

“这么大的雨，你妈也不知道来接你。”

“还好我上午没去洗车，无接触洗车，一次八十块，洗了就扔水里了。”

“你们学校那个门卫开始不让我把车开进来，我说我来接我儿子放学的，这么大雨淋一下就湿你不让我进去怎么办？费不知道多少唾沫。最后我给他老子这车办下来九百万，市政府进去都没人拦，你个仕兰中学还那么大规矩？他一下子就软了，哈哈。”

男人一边潇洒地拨弄他的方向盘，一边唠唠叨叨。

楚子航从上车起就没搭理过他一句。他打开了收音机，播音员的声音比男人的声音让他觉得心里清静。

“现在播报台风紧急警报和路况信息，根据市气象台发布的消息，今年 0407 号台风‘蒲公英’于今天下午在我市东南海岸登陆，预计将带来强降雨和十级强风，请各单位及时做好防范工作。因为高强度的降雨，途经本市的省道和国道将于两小时后封闭，高架路上风速高、能见度低于三十米，请还在路上行驶的司机绕道行驶。”

他看向窗外，能见度真的差到了极点，五十米外就白茫茫的一片看不清楚，雨点密集得好像在空中就彼此撞得粉碎，落地都是纷纷的水沫。天空漆黑如墨，偶尔有电光笔直地砸向地面。路面上的车已经不多了，都亮着大灯小心翼翼地爬行，会车时司机都使劲按喇叭，就像是野兽在森林里相遇，警觉地龇牙发出低吼。

车速慢了下来，一辆跟着一辆慢慢往前摸索。前面车喇叭声响成一片，好像煮沸的水壶，无数刹车灯的红光刺透了雨幕，好像是堵住了。

“让我这 V12 发动机的车龟爬？”男人嘟囔，猛地转动方向盘，强行切入应急车道。绝对漂亮的一切，好似一柄断水的快刀，把后面的车流截断。后面的奥迪车主急

刹，锁死的轮胎在地面上直打滑。不刹车奥迪就得撞上迈巴赫的屁股，追尾的话算奥迪的全责，迈巴赫的修车钱值一辆奥迪了。就这么一刹车，车流里出现一秒钟的空隙，给男人挤了进去。

“你他妈的会开车么？奔丧呢？”

男人得意地冲楚子航挤挤眼睛，全然不在乎奥迪车主在后面大声咒骂。六米多长的超豪华车在他手里就像一条钢铁鲛鱼，恰到好处地摆尾，在车流中游动自如。不知道多少辆车被他超了之后降下车窗骂娘，背后一片尖锐的喇叭声。但那些司机也没脾气，超他们的是辆性能堪比跑车的超豪华车，开车的人又显然是个好司机。

男子龇牙咧嘴地笑。

楚子航不知道他有什么可开心的，跟着别人的车慢慢走会死么？就非要显摆他那辆车和那两下子，男人本就是专职司机，开车好是应该的。

“妈的，真堵死了！”男人骂骂咧咧。

前面是两车刮蹭，司机撑着伞喷着唾沫大吵。这么恶劣的天气，交警一时赶不过来，大家都指是对方的错儿。就这么塞住了几十辆车，有几个司机下车去叫吵架的人把车挪开，又起了什么争执，推搡起来。其他人焦躁地摁着喇叭。

楚子航想把耳朵捂住，真乱，整个世界都乱糟糟的。

“傻逼啊？两台小破车有什么可吵的？反正都是保险公司出钱嘛。”男人骂骂咧咧的，“我送完儿子还有事呢……”

他探头探脑四处看，目光落在雨幕中的岔道上。上高架路的岔道，一步之遥，路牌被遮挡在一棵柳树狂舞的枝条里。有点奇怪，一条空路，这些被堵住的车本该一股脑地涌过去，但那边空无一人。楚子航心里一动，有种很奇怪的感觉，好像只有他们看到了那条路，又或者别人都清楚那条路走不通。生物老师在课上说，动物有种认路的本能，沙漠里的野骆驼能清楚地知道什么路是错的，没有水泉，人赶它去走它都不走。

“那条路应该能上高架，不过现在高架大概封路了。”男人说着，车头却直指岔道而去。

距离近了，路牌上写着，“高架路入口……”后面跟着的是入口的编号，楚子航看了一眼，恰好这时一泼雨水打在前风挡上炸开，他没看清。

迈巴赫沿着岔道爬升，高架路延伸出去，像是道灰色的虹，没入白茫茫的雨中。

“真封路了，一会儿下不去怎么办？”楚子航问。

“能上来就不怕下不去，”男人毫不担心，“顶多出口的警察递根烟的事儿。”

“广播里说高架路上风速高能能见度差，让绕道行驶。”楚子航有点担心，外面风速不知是多少，尖利的呼啸声像吹哨似的。

“没事，”男人拍拍方向盘，“风速高怕什么？人家微型车才怕，迈巴赫 62 你知道有多重么？2.7 吨！十二级风都吹不动它！你老爸的车技加上这车，稳着呢！放心好了！”

迈巴赫在空荡荡的高架路上飞驰，溅起一人高的水花，男人自作主张地打开音响，放出的音乐是爱尔兰乐队 Altan 的《Daily Growing》：

The trees they grow high, the leaves they do grow green,
Many is the time my true love I' ve seen,
Many an hour I have watched him all alone,
He' s young but he' s daily growing.
Father, dear father, you' ve done me great wrong,
You have married me to a boy who is too young,
I am twice twelve and he is but fourteen,
He' s young but he' s daily growing.

“不错吧？他们都说是张好碟我才买的，讲父爱的！”男人说。

楚子航哭笑不得，“你听不出来么？这首歌是女孩和父亲的对话，不是男孩的，你放给我听不合适。”

“生男生女有什么不一样？都是父爱嘛。”男人大大咧咧地，“你听得懂？我听人说你英语在你们中学里顶呱呱，竞赛得奖了……可你妈都不跟我说一声。这首歌讲什么的？”

“说一个父亲把二十四岁的女儿嫁给一个十四岁的富家子弟，女儿不愿意，担心等到丈夫长大了自己已经老了。但是父亲说自己的安排没错，他把女儿嫁给有钱的年轻人，等他老了，女儿就有人能依靠。”楚子航说，“但是后来那个富家子弟还没长大就死了，女孩非常悲伤，在绿草如茵的墓地上用法兰绒为他织寿衣。”

“什么鬼歌？一点意思都没有，这女孩的丈夫什么事没搞出来就死了？”男人果真不是感情细腻的生物，楚子航从小就知道自己亲爹是个糙到爆的主儿。

“咱爷俩聊聊天算了。”男人关了音响，“我跟你说了我们公司新盖的那栋楼了么？老板在里面装了蒸汽浴室和健身房，我们用都是免费的，里面的东西真他妈的高级……”

男人这辈子就是太啰唆，所以那么失败……但他要是不啰唆，也可能更失败。楚子航默默地想。

靠着能说，才把妈妈哄得团团转，直到哄得下嫁他。仕兰中学公认，楚子航帅得可以靠刷脸吃饭，这都靠妈妈的基因。妈妈年轻时是市舞蹈团的台柱子，一幕《丝路花雨》跳得好似壁画中的飞天，追求者如过江之鲫。最后从群雄中破阵而出的居然是这个男人，每天开着车等在舞蹈团门口接妈妈下班，纯靠一张嘴编织出美好的未来，把妈妈迷得神魂颠倒，终于在坐他车去杭州旅游的路上糊里糊涂答应下嫁他，也是那一次怀上了楚子航。直到在结婚证上摁了手印，妈妈才知道那车根本不是这个男人的，他是个给单位开车的司机。

政治课老师说得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的男人撑不起绝色老婆的上层建筑。其实楚子航老妈一直就糊里糊涂的，也不贪图什么，只是男人太窝囊。

于是咔嚓，垮掉了。

离婚时，男人拍着胸脯对前老婆保证，说要按月赚钱养活他们母子，让老婆看看他也是能有出息的，等到他修成正果，必然登门再次求婚云云。他豪气得很，转头就去把国企里稳定的工作给辞了，出门找能赚钱的活儿。在劳务市场挂了三四个月之后，始终无人问津。他终于意识到自己会的也只是开车，于是灰溜溜又去私企找开车的活儿。黑太子集团的老板看中他能耍嘴皮子，让他开这辆迈巴赫。司机得能说会道，这样老板自己不方便吹的牛皮可以交给司机来吹。

车是比以前的好了，薪水上却没什么变化，每月除掉他自己的花销，连只猫都养不活。

好在楚子航的绝色娘亲终于争气了一把，根本就没打算等他，以泪洗面几天后把楚子航往姥姥家一送，重新购置了化妆品，妆容妖冶地和姐妹们出去泡吧了。不到一个月，娘亲就给楚子航领回个新爹来。吃一堑长一智，这回娘亲挑男人用心思了，选了个千里挑一的。“爸爸”名下有三个公司，离过一次婚，无子女，求婚时信誓旦旦，绝对不再生孩子，把楚子航当亲儿子养。

有富爹美娘，自己全才全能，同学都觉得楚子航很极品。却没料到他背地里的人生远比别人想象的更极品。但这无法归功于他，是亲生爹妈太极品了。

“看不看DVD？有《怪物史莱克2》，不过是枪版。”男人停止了叨叨，大概总没回应他也觉得有点尴尬。

“不看，”楚子航犹豫了一下说，“周末我们仨要一起去看。”

这“仨”是指楚子航和富爹美娘三个人，跟这男人没啥关系。

这是“爸爸”定的规矩，“爸爸”工作忙，从早饭到夜宵都是留给客户的。但离过一次婚后，“爸爸”认识到家庭的重要，于是在日程表上固定地圈出周末的一天和家人共度。常见节目是买东西、看电影、丰盛的晚餐，饭后讨论楚子航的学业。“爸爸”非常严格地按日程表走，“家庭时间”从不少一天，也从不多一天，就像无论刮风下

雨每周一早上九点他一定出现在公司的大会议室里，和高级主管们开周会。

楚子航一个继子，而且面瘫，少有笑容，何德何能就能和那些年收入百万的高级主管们一个待遇？都是因为老妈的缘故了。

“后座空调热不热？”男人又问。

“行了，别老像个司机似的说话！”楚子航心里很烦。

你是我爸爸！你明白么？他想问那个男人，明白么？

按探视权算你一个月只有一天能来探望我你还经常没空……即使你来了，坐在别人家里，你又能跟我说什么？当然其实你还是很能说的，你坐在“爸爸”17万买的马鬃沙发上，赞美那沙发真是好高级！我到底为什么要叫你来接我？因为没人接我么？因为你来接我们可以说说话啊！如果你实在说不出什么有深度的话来，就直白地淡淡地问问我最近过得好不好，开不开心吧……别给我打伞，那么殷勤，我不在意那个，你还想像柳淼淼家的司机一样跪在我面前给我换雨鞋么？我不需要司机，家里已经有一个司机了……你是我爸爸你明白么？

“给儿子当司机有什么丢脸的？”男人耸耸肩，他的脸皮厚如城墙，或者神经回路迟钝得赛过乌龟，“小时候我还给你当马骑呢。”

楚子航的心里微微抽动了一下，像是什么东西在里面裂开了，流出酸楚的水。他觉得累了，不想说了，靠在皮椅靠背上，望着窗外出神。

老是淡定地说出些让人添堵的话来……可不可以别提那些事了？

好些年以前……在那间十几个平方米的小破屋里，男人到处爬，男孩骑在男人的肩上大声说“驾驾”，漂亮女人围着煤气灶手忙脚乱……这些画面在脑海里闪灭，像是台破旧的摇把放映机在放电影。

天渐渐地黑了，路灯亮起。透过重重雨幕，灯光微弱得像是萤火。

“你妈最近怎么样？”男人打破了沉默。

“跟以前一样，上午起来弄弄猫，下午出去买东西，晚上跟几个阿姨泡吧喝酒，喝得高兴一起回来，接着聊到后半夜，第二天早晨又睡到中午。反正……”楚子航迟疑了一瞬，“爸爸老是出去应酬，没时间陪她。她这样自娱自乐，爸爸也觉得蛮好的。”

这些话说出来有点伤人。一个落魄的男人问起自己过去的女人，而女人过得很开心，根本就把他给忘了。

姥姥说妈妈从小是个没心肝的闺女，但是没心肝又漂亮，反而可以过得很好。妈妈早把以前不开心的事都抛在脑后了，觉得“爸爸”就是她第一任丈夫，他们青年结发婚姻美满，还有楚子航这么一个优秀的儿子，用中文说叫完美，用英文说叫perfect。

人总得接受现实，这个男人的影子已经在老妈有限的脑内存中被清空了。